

我素来难得有戒惧事，
但读你文章每觉如履薄冰，
要竭性命以营之，有种吃力；知道为什么，
所以更欢喜。更想到有所谓金童玉女事，
云界逍遥自在的是我们啊！
张爱玲有所谓“云端上看厮杀”，
而你是偶一顾盼，便见生，便见死，照见人世，
而你仍是干净清爽如天地不仁。（丁亚民）

方舟上的日子

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

朱天心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

朱天心自选集

方舟上的日子

朱天心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方舟上的日子/朱天心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

(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)

ISBN 7-5321-2133-X

I.方… II.朱… III.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1324 号

责任编辑:谢 锦

封面设计:周艳梅

台港暨海外华语作家自选文库

方舟上的日子

朱天心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长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4 字数 139,000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8,000 册

ISBN 7-5321-2133-X/I·1731 定价:14.00 元



1.

1.全家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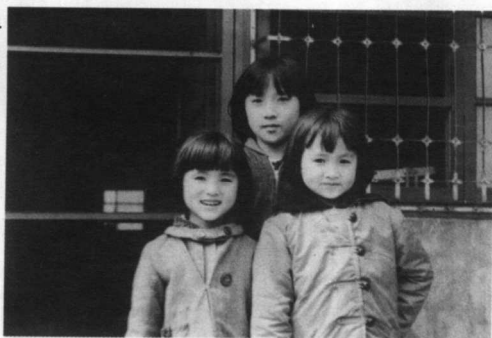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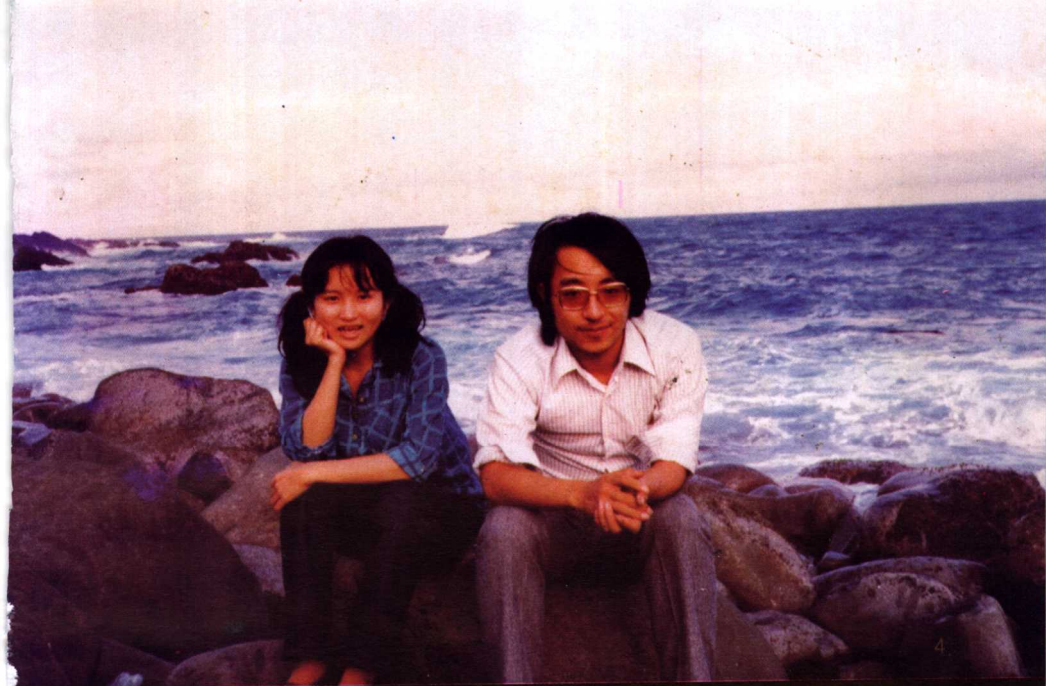
2.



2.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初一，于苗栗铜锣的外公家，新年例行的全家福照。3.一九六七年，三姐妹在内湖一村家门口。

3.





4.大学二年级时，与谢材俊在台东海边，着手写《天之夕颜》。5.与谢材俊认识十年结婚。6.新娘。





7.

7.与一岁半的女儿盟盟在基隆海边。

目 录

方舟上的日子·····	1
长干行·····	24
春愁·····	46
余香·····	49
天凉好个秋·····	57
绿竹引·····	79
采薇歌·····	107
当那斑斓的旗帜飘扬时·····	146
爱情·····	162
天之夕颜·····	184
无事·····	205

附录

逢逢白云——为天心·····	丁亚民 217
朱天心创作年表·····	222

方舟上的日子

事情一开始就是他妈的不对。

那是一个发了白霉的下午,你知道的,就是那种让你要命地发黏,做什么鬼事情都不对劲的日子。我和小二拎着书包敲杆去。他妈的那真不是一个人混的日子,三下两下就把我和小二身上的小镢都给敲了个精光,我们只好到公园去晃了。

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椰树摇动的沙沙声,那真是要人命地好听,尤其树影更是扇和扇和地让人发晕,很想好好地干上一场觉就对了。

我和小二斜躺在白铁椅上,把帽子压得低低的,那是一种在这个时候我最喜爱的戴法,就像西部片里的枪手们,在宁静炎热的小镇走廊上假寐时一样,让人觉得那真是他妈的阴险又漂亮。

“哈一管?”我点了根草问小二,天知道那是我仅存的硕果,已经压得皱囊囊的了,但是我就是知道小二不抽才问他。他是那种全天下女孩们所会认为的好情人,浪漫得像

一朵莲花，你知道，就是那一种有着很淫荡的桃红，却又很清香的玩意儿，小二就是那样的东西，上厕所都不忘记吟《登幽州台歌》，我简直受不了他，就跟他看不惯我泡马子的方法一样，但是我真的喜欢他，就像爱一朵莲花一样，他妈的，小二就是那种别致人。

小二絮絮叨叨地在讲一个很鲜的女孩，梁小琪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，我顶不爱小琪这两个字，老让我想起他妈的那种头上绑着红缎带的小哈叭狗。但是我喜欢“梁”这个字，就像我自己的“何”这个字一样，都是很书香气的，虽然我是个顶不学无术的人，但是你知道书香是这么好的一种气味，很阴凉，就像是走进中药房时的那种感觉。

“小子你上不上？”小二忽然很挑战性地抛一句话过来。

我知道他在说笑，因为他不会肯把好女孩给我糟蹋，而且最要命的是，梁小琪也是个爱谈文学人生的家伙，那真是叫人不能忍受，就像是《浩气盖山河》里那个做爱前还要在胸前画十字的老女人一样叫人倒味，我是简直不能忍受！诚如你所知的，我并不是憎恨文学人生，但是他妈的梁小琪必又是跟咱们学校搞校刊的那一票群居终日，言不及义的家伙差不多，我可是顶瞧扁他们的，一群没票泡妞儿的人，拉着什么尼采叔本华这些老先生们做电灯泡。我并不是说我不爱尼采，相反的，我真想亲切地捶他一拳，就凭他说了上帝死了那句话，我敢打赌他必定是一个可爱的家伙，我着实看不过我娘成天抓票儿往教堂扔的样子。

不过小二这句话倒是挺挑逗人的，因为小二的满腹情诗尚且罩不住她，那么她定是个蛮花哨的妞儿，滑手的鱼儿

我都爱。

其实我泡马子的年资还很浅，不过至少还做过一个妞儿，可你千万别以为我是个喜欢辣手摧花的人，只是这年头那种很马蚤的妞儿太多了，尤其他妈的那种国中小翻毛鸡更是成天地绕着你打转，搞得你心旌动摇的。他妈的那马子硬是勾引了我十来次，我敢发誓，十来次！那真是一次很慌乱的经验，说来真是很要命，我几乎不记得事情是怎样经过的，只是很震惊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可是那小马还认为我很上道，我他妈的是再也不要见到她了，我厌恶她像个破草席，就是那种毛渣渣，红尼龙边泛起来了的，真是肉麻！

虽然那是一件很糗的事，但是总归我是尝过了人生的第一道大菜，比起小二他们，我是高了一级的，不像他们和马子逛公园，不趁黑玩玩，却只会他妈的牵着手看月亮，还吟着什么明月何时圆，把酒问青天这类要命的捞什子，但我还是爱他的，他就是那样一朵要命的莲花。

那真是一个无聊得发了黑的晚上，这个世界真是丧气，大家都把你一个人扔在空空的屋子里不说，手上又没草，但是我可以对你发誓，我是真没瘾，只是很想看着那一扭一扭的白烟，把世界搞得模糊些，我他妈的真恨什么东西看起来都那么利落清楚。

我随手抓起了国文课本翻翻，据说明天是要周考，天知道还要背《先妣事略》这一课，我真是恨死了要背这一课，你要知道，我并不是恨归有光，相反的，我很同情他，因为他有一个这窝囊的姓。只是我说，你尽可以爱你的母亲，你尽可以想念她，你可以写上上打的文章追念她，但是他妈的为什

么要几百年后的人去背它嘛！

跟你说过我喜欢国文课本的封面没？秋香底子杂些黑黑的古董影子，简直就是他妈的书香味，走进中药房的感覺，我的姓，还有，对，梁，他妈的梁小琪。

我不禁忽然思念起那个鲜妞儿来，我是一些都不知道她的模样，但是我敢打赌她一定有双大眼睛，你知道，就是跟琼瑶小说里那些文绉绉的妞儿一样。告诉你千万别笑，我竟忽然很想写信给她，他妈的我一向认为写信给马子是件顶伤面子的事，尤其像小二他们还写上一首又一首的诗，真他妈的让人要钻地洞里去。可是，我真的想写信给那妞儿，你别笑。

我从老哥那找了几张很漂亮的信纸，就是那种角角上印了些枫叶之类的，真是小孩儿玩意，但是你知道，那是从中山北路买来的，他妈的一叠上百块，真不是盖的。

我的信是这样写的，一开始我用很童话的那种语调告诉她，我曾意外地在某一个场合看过她，你知道，那是一种很罗曼蒂克的味道，然后我又抄上一段段的诗句赞美她，就是诸如她的发是如何的黑亮，她的脸蛋是如何的红，她的齿是如何编贝一般的整齐之类的，诚如你了解的，妞儿们是很难逃得掉这张网的，即使不，起码也不会安稳地读一个晚上的书吧。最后，我以很谦卑的语气要求她赴我的约，你知道，不是那种哈着腰、打着笑脸的窝囊相，是骑士对美人深深鞠躬的那种优雅，懂吧，你他妈的不能不承认我是个中老手吧。

信寄了才没两天，我就接到了她的回信，这妞儿真是全

动物界最幽默的东西了，她用了跟我寄去一式一样的信纸，很温柔地也在讲着童话，反正她就是拒了约，却拒得我迷迷醉醉，我打赌她是个嫩货，却又不是真正成天跟尼采那票人混的小娃娃。总之，我抱着笑痛了的肚子跟你发誓，我跟爱一只蜘蛛一样地在爱她，你知道她那种手长脚长的字像一只只的蜘蛛，但我的确是爱她的。

那阵子学校在忙期考，我决定把这件事摆一摆，而且他妈的这种是急不了的，尤其是对她这种鲜妞儿。

整个暑假我简直过得甜蜜死了，虽然夏天过了我就高三了，但是只要上午的辅导课一完，我就到青潭去泡。你不知道，青潭那儿的妞儿不是贝戈戈就是大马蚤，晃得人晕头转向的。我们这种好学校的学生在那儿尤其吃得开，妞儿们一个个地送上门来，而且对你要命地死心塌地。

黄玲就是这样粘上我的，她长得他妈的是真漂亮，是那种谁看了都会问问是哪家孩子的妞儿，可是她一开口就他妈的很完蛋了，台台的不说，完全就是张大妈李大娘的话题，我简直是不能忍受她，但是我和她玩，白天游泳，晚上没舞会就泡黑店，要不，到公园去。一开始时，我是真他妈的觉得有些自卑，因为这妞儿无论在哪方面的技术都胜我一筹，还好她并不炫耀这点，一个暑假，我倒是跟进了不少。

夏天过了，黄玲也就走了，反正这类事情他妈的差不多都是这种结果。

这会是一个晦气的一年，联考的压力不说，刚注册完那天，我爹忽然兴致一来，从我的书桌下搜出了几管空的强力胶，天知道我是从来不玩那种丧志的东西的，只是偶尔用来

粘东西就对了，还有粘手，不知道你懂不懂那种玩法，把胶涂在手上，过一会儿去撕，一层层的跟剥皮一样，真是他妈的好玩，可是爹就是不肯懂，硬栽我吸胶，我是真难过，我不愿意说他冥顽不灵，你没看到他那忙得筋疲力尽的模样，他妈的肚子都快垂到膝盖上了，我实际上是爱他的，真的。

那天晚上，爹跟我谈了很多，其实是训，而且又是那套，不准考乙组，搞那些邪门的什么新闻，要嘛只能丁组，他简直要我的命。我知道当初转社会组已经够叫他火了，现在若不读商，将来怎么接他的生意。他妈的我真的不愿在那儿多待一秒钟，你知道那真是件很惨的事，一个老头儿滔滔不绝地在要求你，汗水他妈的跟珠帘子一样地垂下来，这些都不说了，最要命的，那人是你的老爹。

杀到小二家时，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，我猛按着门铃，他妈的蚊子们就像妞儿一样地缠你，这烦的！小二睡眼惺忪地来开门，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进屋，这种事他是惯了，小二不像我是夜猫，三天两头地半夜去敲人家门。

我和小二并肩躺在地上的草席上，小屋子里一下就被我的草给搞得迷迷糊糊的了。我他妈的就是爱这种味道，整个世界都是模糊不清的。

“又跟你老头斗嘴了？”

我没说话，那是件太累人解释的事，同学和家里尤其常发生，说了也跟没说一样。我只是打量着小二，他光着赤膊，一身疙疙瘩瘩的肌肉，真让我羡慕死了，其实他并不比我壮多少。

我轻轻地在他胸上划着，直到我有意识时，才知道我一

再写 down 这个字,这真是一桩很奇怪的事,常常会这样写些莫名其妙的字,大概这又要扯到什么潜意识,佛洛伊德之类的,小二最爱讲的。

“小子,让人看了还以为咱们在闹 homo 呢!”小二猛一把抓着我的手,看了我一眼,眼睛亮晶晶的叫人透不过气来。

“小二你真他妈的是全植物界最幽默的东西!”

小二没吭声,只是熄了灯,他真的是全植物界最幽默的东西,一朵浪漫的莲花!

醒的时候是被附近小学上操场的进行曲给吵醒的。我打了个喷嚏,我真不知道早上是会冷飕飕的,整个暑假我都是赖到九十点才去学校。小二还在地上睡,我找了床毯子给他盖上,那真是种婆婆妈妈得叫人要钻地洞的举动。

有一种很新鲜的感觉,你知道,外面是一片白雾,朦胧得真漂亮,要不是有些雾气从纱窗透过来,我真会怀疑外头没有世界,你懂不懂?就是说,什么东西都没有,只有你一个人,和这间小屋。

看到墙上妞儿咧嘴笑着的月历,我才发现今天是星期四,高三的第一天,我和小二竟跷了,这要命的。

我坐到小二的书桌前,那真是全地球最乱的地方,稿纸和书散了一桌,我随手翻翻,打赌你一定没看过全世界还有比小二再滑稽的字了,一排排的包心菜整齐地窝在田里,那真是叫我要蹲下来笑。

忽然我看到一箩筐的蜘蛛,就是那种长手长脚的字,梁小琪!我又忽然想起那个头上扎着红缎带的鲜妞儿。拿起

她的信来看,真是叫人乏味,一串串俄国人特有的长名字,但有一行字却吸引了我,“我之所以不喜欢婚姻制度,就是因为一个女人必须只能和一个男人厮守一辈子,是件多乏味和不公平的事,尤其是对漂亮女孩儿。”哇塞,不是我说,这真是个全动物界最幽默的东西了。

我偷偷翻了翻小二的通讯簿,找到了梁小琪这一栏,抄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

刚拨完最后一个号码,就听到铜板咔嚓一声,然后是一声:“喂,梁小琪,请问你是谁?”我愣了一下,不只是因为电话接得太快,而是她那声音,好脆好干净,真正是他妈的悦耳。

她又喂了一声,我赶快说出自己的名字,这糗的,她马上说:“哦,我知道你,看过你的信,好好玩。”这短短的话又让我愣了半天,因为我以为她会像其他马子一样通常假装忘了,没想到她这么快就这样回答,而且还加上很孩子气的一声,好好玩,真叫我尴尬死了。

总之,一口气和她盖了半个钟头,也不记得说些什么,只觉得她绝不是那种伶牙俐齿的女孩,但话却直得往往令我接不下,那就像五六岁的小Q一样,问人问得好坦白,你他妈的就是有一肚子常识也很难答得出,这窝囊的。

最后,我说这星期五晚上,就是明天想见她,天知道我是真的很想见她,可是她不惊讶反而很自然地说:“为什么?……人家要练钢琴。”这鲜的,我说那星期六下午好了,她说整个星期六她已经跟同学约好了去淡海玩,再加一句,女同学。我他妈的直笑,其实她是真的很嫩,跟别的小马子摆矜

持的模样没什么不同，就是那种什么少女须知这类东西的，什么男孩第一次约你，你再想去也得拒绝以示矜持，这菜的。

最后我顺口问了句礼拜天如何，她停了晌，郑重地说了声好，我着实给吓了一跳，这妞儿的确鲜。“但是十点以前就要回家，早上，人家还要做礼拜。”她细细的声音传来，我真是爱疯她了。我赶忙说好，早上七点，台大。她又停了会儿：“好，七点，你很疯。”

挂上电话，我真奇怪自己在干一件怎样的鲜事，你知道，我是从来不在白天行事的，而且早上七点！这疯的！但说什么我是一定要去瞧瞧的。

那天早上我起得很迟，快七点了，真要命。你知道吧，我竟像个娘儿们在考虑出门要穿什么衣服。半天，丢开了刮着须须的衬衫和短裤。穿好了衣服，又不知道该不该把衣服扎进裤腰里。跨上单车后，又在想到底该戴黑框眼镜还是金丝边的，梁小琪，那只绑红缎带的小蜘蛛，我挂起了黑框眼镜，把单车调到十段就走。

一路上在笑自己，他妈的我也成了个小娃娃似的男孩，真要命！

车才刚转向台大门前的那条大路，我就一眼看到她了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敢打赌那就是小蜘蛛，她真是个鲜妞儿，你知道，她竟穿着一身白衣裙坐在路边的人行道上，两只手捧着脸蛋，愣愣地在看傅园的椰子树，我打赌她在看小鸟，不知为什么我就觉得她是在看小鸟。我从来没看过还有一个比她更嚣张的妞儿了，我是说，她竟那样坐着，好像全地